作家與書

蝴蝶的幼蟲

張伯權

「快樂的死」是一隻蛹；
「異鄉人」則是這隻蛹變來的蝴蝶

0

卡繆與卡夫卡，都是屬於內省力極其強烈的作家，祇是卡夫卡的意識要來得更尖銳罷。兩個人生前都是一樣曾籠罩在肺結核的陰影下生活，殞逝時亦皆正值不惑英年，卡夫卡四十一歲，卡繆四十七。

「審判」、「城堡」、「亞美利加」可以說是表現卡夫卡本人內在精神衍變的一系列記錄，而卡繆的「異鄉人」、「瘟疫」和「反抗者」，也可以視爲卡繆個人心路歷程的反響。像他們這樣的作家，文學創作對他們來說，是個人對生命的一種領悟、掌握和闡釋的「委身」的奮鬪。當然，不啻是尋覓眞理，更是尋求作爲一個「人」存在的那種「緊張」的疏洩。

1

一九六〇年，卡繆匆匆地離開了這個世界。

他生前有部作品，一直未曾公開過。四年前，終於由巴黎的 Gallimard 出版社付梓問世，翌年並由

R. Howard 迻譯爲英文，我們這兒也有人將它轉譯爲中文，名爲：「快樂的死」。

統觀卡繆的思想，「異鄉人」中所表現的一切，應該視之爲一出發點，但却被嚴重地誤解爲生命的結論，狠狠抹殺了卡繆不與時代妥協的眞摯態度。借用紀德的比喻說，「快樂的死」是一隻蛹，而「異鄉人」則是這隻蛹變來的蝴蝶。當初，卡繆沒有在「異鄉人」之前，把它公諸於世，以此作爲他小說家生涯的起點，平心而言，不論這是卡繆的直覺或是抉擇，都是對的。因爲，儘管今日回顧之餘，「快樂的死」雖尙不失爲一部格調出色，掩不住卡繆咄咄才氣的小說，但我們可以肯定，它在世界文壇，甚或法國文壇，將僅僅發出一聲悶響與閻光，而後立卽煙消雲散。很顯然，卡繆創作這部長達一百九十二頁的小說時，必已察覺它的潛在缺陷，自覺雖是風格優異，結構却是笨拙的。但，如果經過「重新安排」，很可能成爲另一部更成功的作品。

(Albert Camus)

而事實證明，「異鄉人」已成爲「當代經典」之作。

阿爾及利亞的海洋、藍天、陽光、女人、午後的街道，寂靜而逼人的空氣，這些在「異鄉人」中我們所熟悉的氣氛，重現於「快樂的死」。我們先讀過了「異鄉人」，現在再看到「快樂的死」，不免有「似曾相識」之感。大海、母親、死亡、單調的生活與乎

隱隱的反抗意識，同樣也是「**快樂的死**」的主題。

從若干情節判斷，「**異鄉人**」中的穆蘇魯，乃是從「**快樂的死**」的默蘇日蛻變而來。這「轉捩點」造就了卡繆了不起的成就，肯定了他的才智與思想的成熟。如果卡繆沒有這份鍥而不捨的渴望，沒有苦心焦慮地反芻日常生活中得來的感受，誠摯的經營他的思想，卡繆也僅僅是一個會寫作的人，而無法臻至不朽作家的地位。

2

根據卡繆的札記卷一記載，「**快樂的死**」應是他的第一部小說，作於一九三六至三八年之間，當時卡繆二十三歲左右。

二十多年來，卡繆一直住在法屬阿爾及利亞，一塊僻壤地方。那時，天下還算寧靜，殖民地革命尚未爆發。在這樣的環境下，卡繆竟寫了一本關於「死亡與如何快樂地死」這樣的小說，耐人尋味。或許，我們從他個人生活遭遇以及當時法國文壇風尚，可看出端倪，尋覓一點蛛絲馬跡，得一個合理的解釋。

首先，卡繆曾經遭受死亡的威脅，他罹患過肺結核，這種疾病在那時候仍然是致命之疾。第二，當時法國文壇正值紀德、馬霍與蒙瑟藍雄覇一方，急鼓猛敲的時候。這三個人有一共通主題，卽是一致努力闡揚：如何以「異教徒」的誠摯，完全個人特殊的命運。

卡繆受到他們三人的影響，不能說小；從他們身上，他各自吮取了一些東西，而在「**快樂的死**」之上畜下明顯的痕跡。開宗明義第一章，聽起就來像馬霍「**人之條件**」的直接回響，抒情的描述令人聯想起紀德的「**背德者**」，而默蘇日的陽剛之處正似蒙瑟藍「**可憐女人**」中的柯思脫。

紀德等三人都是「新尼采主義」的發揚者，致力追求人在生命悲劇之中，或是瀕臨悲劇邊緣之時，如何地提昇自己，完成自我——他們都是積極的行動主義者。卡繆籠蓋在如此氛圍下，加上生命受着肺癆莫大之威脅（紀德亦遭相同經驗），自然會把這些影響與感受發乎文字，而有「**快樂的死**」這第一部小說的誕生。

3

默蘇日與卡繆本人一樣，屬於「窘困的白領階級

」——生活在美麗迷人的環境中，却沒有自由。默蘇日在未害友謀財之前，他的生命便全部因爲「謀生餬口」而耗費殆盡。他的母親已逝，除了一個時斷時續的女朋友，孑然獨身。女朋友雖然娼人，却彷彿商舖中擺舊了的貨品。卡繆與默蘇日的生活，始終受着金錢缺乏的難堪；而紀德和其筆下人物，却輕鬆地獲得自我實現的願望，因爲他們擁有一筆優渥的收入。

卡繆讓默蘇日殺害一個殘廢的朋友，取走他的養老金。謀殺是一種罪惡，於是卡繆又「設計」了兩個情節，來「減緩」這份罪惡。

㈠默蘇日雖然殺死了柴格魯，但殺人的手槍，以及證明自殺的遺囑，却都是柴格魯自己早就準備。因爲當柴格魯幾乎尋到了他要尋找的「快樂」時，却成了癱子，半身不遂，所以他便準備好手槍與遺囑，等到有天忍受不住了便解決自己。

柴格魯一直相信：「沒有錢你就無法快樂。我不喜歡空想，我喜歡自覺，意識清明。而我發現到：在某些所謂的『高級生靈』中，存在一種精神上的勢利主義，他們認爲快樂不需要金錢。這種論調不但愚蠢、虛僞，而且相當懦弱。……對於一個出身良好的人而言。活得快樂並非一件複雜難爲的事，只要承受一般的命運就行，而我們則需要有求取快樂的意志。祇是活得快樂需要時間，很多的時間。快樂也是一種長久的耐性。但在大多數的例子中，當我們應該使用金錢去爭取時間的時候，我們却以賺錢去虛耗生命。」

柴格魯從二十五歲便開始弄錢，然而等他有充分的錢財，過他「在孤獨和期望中所夢想的那種生活，那種世界」時，他却喪失了雙腿，喪失了半條命。默蘇日沒有徵得柴格魯的同意（雖然後者早有自殺之意），便結束了他的性命，使他脫離了不幸與缺望——然後承嗣了他的人生觀。

㈡當默蘇日離開柴格魯的房子，「走過方場的當兒，突然感到一陣寒氣，不禁在單薄的夾克中顫抖起來，打了兩下噴嚏。」這意外的受寒，便逐日蝕毀了他的健康，而於小說尾聲中，帶走了他的生命，也帶走了一切。

4

「**快樂的死**」一起步，便邁入極端戲劇化的高潮——描寫一場十分明白的謀殺，而後以此爲定點，

展開一連串的倒敘與插述。默蘇日雖不勞而獲大筆財富，但從此便退入完全或相對的孤獨之中。如今他有錢了，可是並非如柴格魯的「哲學」所說的，成爲一個生活在陽光中的「快樂主義者」，只是成爲一個耽於冥想的，消極的「快樂主義者」。

使全書一起步便進入高潮的「謀殺」，雖然敍述精彩，並不是漂亮的一招。爲英譯本寫後記的Sarocchi說：「創造的想像在『快樂的死』中，僅於風格方面發生了作用，事件或人物的構想實是貧弱，無論是謀殺柴格魯此一事件，或這個人物本身，都沒有獲得小說的眞實感。」

卡繆本人心中一直嚮往一種單純、樸素的生活，他在書裏如此描寫：

「日復一日，默蘇日耽沈於老漁夫的生活之中，彷彿落入水中……爲了保持自身的完全與知覺，必須做上幾個緊要的動作；用一隻手支倚樹幹，或是跑一圈海灘，如此成了一個生活純淨的人，而發現了一個只有白痴與智者才能發現的樂園。他在心頭空淨的時刻，體悟了這番道理，以及隨之而來的無限榮耀，無限摯愛。」

但默蘇日却是這個「樂園」的局外人。相反的，在紀德的小說中，主人翁都是生活在這「樂園」裏，它已成了小說的「背景」。但是另一個主題，紀德沒有認眞闡論，只讓它在讀者心中輕輕滑過，而卡繆的默蘇日也只是心不在焉地感受到它的存在——它便是「荒謬」。這個主題，一直到「**異鄉人**」才完全顯露出來，讓讀者得以正視它。何謂「荒謬」？荒謬是一種厭倦的反應，而厭倦乃是一切無意義機械式生活的終點，同時也是自覺的濫觴。它喚起自覺，也激發隨後一連串的行動。

5

「**快樂的死**」只是一隻未蛻化成蝶的蛹。「**異鄉人**」是一本——或許是第一本「現代的」書，沙特的「**嘔吐**」，雖然在本質的成就上勝於「**異鄉人**」，把現代人身心分裂的難堪，以及追尋不得的折磨，刻劃得淋漓盡致，但沒有進一步提出爲大衆所期望的「道德問題」，因此對一般讀者來說，「**異鄉人**」便較易博得「羣衆」的同情。